



第三個副官

西蒙諾夫著

時代出版社

第 三 個 副 官

蘇聯 西蒙諾夫著

宋 遠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ТРЕТИЙ АДЪЮТАНТ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 1953

內容提要

本書包括西蒙諾夫在衛國戰爭期間寫的六個短篇。這位我國廣大讀者十分熟悉的傑出的作家用他那熟練的筆，簡鍊而鮮明地刻劃了許多英雄人物。其中有在槍林彈雨下不怕犧牲生命去完成任務的副官；有對敵人懷着無比憎恨，三次撞擊敵機的飛行員；有獨自深入敵後殲滅大量敵人、救回自己被俘同志的機智、沉着、大胆的偵察兵；有用自己的鮮血為部隊開闢道路的工兵指揮員；有勇敢善戰的步兵；還有勇敢、堅強、一切為傷員着想、不怕任何困難的小鬼——年輕的女助理軍醫。

從這幾個短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勇敢的、不可戰勝的蘇維埃軍人的光輝形象。

時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中華印書局印刷 北京第二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12月北京初版 1954年12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79 1/32 印張：2—12/32

1—23,060冊 46千字

目次

第三個副官·····	二
俄羅斯人的心·····	一五
戰士的榮譽·····	二四
不朽的名字·····	三五
步兵·····	四二
小鬼·····	六五

第三個副官

政治委員確信，勇敢的人比胆小鬼被打死的可能性小。他喜歡反覆申述這一觀點，假如有人和他爭論，他就會生氣。

全師的人都愛他，怕他。他自己有一種訓練人習慣戰爭的特殊方法。他是從行動上去認識一個人的。他往往從師部裏、或從團裏找定一個人，寸步不離地和他混在一起，整整一天和他在一起到這一天該去的地方去。

如果遇到戰鬥，他就帶着這個人並肩投入戰鬥。

如果那個人通過了考驗，政治委員會在晚間再一次同他認識一下。

「姓什麼？」政治委員會突然用他那斷斷續續的聲調問。

那個感到吃驚的軍官說了自己的姓。

「我姓考爾涅夫，」於是，政治委員就這樣說，一面伸出手來。「考爾涅夫。我們一起到各處走過，一起在地上爬過，現在我們做個朋友吧。」

他到師裏之後，第一個星期裏就犧牲了兩個副官。

頭一個怕死，鑽出戰壕想爬回去。被機關槍打死了。

傍晚，政治委員在回師部時，漠不關心地从被打死的副官的身旁走過，甚至連頭也沒向他回一回。

第二個副官在進攻時被打穿了胸部。他仰面躺在被打壞的戰壕裏，深深地吸着氣，要水喝。可是沒有水。在胸牆前面躺着幾個希特勒匪徒的屍體。其中一個的身旁有個水壺。政治委員掏出望遠鏡，望了很久，好像要想看透壺是空的還是裝滿水的。

後來，他把自己的不年輕的沉重的身體艱難地翻過胸牆，用他那照例不慌不忙的步伐沿野地走去。

不知為什麼德國人沒有開槍。直到他走到水壺旁邊，拿起它，晃了晃，把它夾在腋下往回走時，他們才開始射擊。

他們對着他的後背射擊。有兩顆子彈打中了水壺。他用手指按住被打穿的洞，向前伸出的兩手拿着水壺，繼續往回走。

他跳進戰壕後，唯恐水洒出來，小心地把壺遞給了那個戰士。

「給你喝個飽！」

「要是您好容易走到了，可是壺是空的呢？」一個人關心地問。

「那就只好回來了，再派你去找另一個，滿的！」政治委員不高興地用眼光打量一下

發問的人說。

他常常做那種師政治委員本來不需要作的事。可是當他想到這不該他做時已經晚了，已經作完了。這時他便對自己和指出他的行為的那個人很生氣。

現在也是這樣。他把水壺取來後，便不再走近副官。好像已完全忘記了他，自己觀察戰場去了。

過了十五分鐘他突然把營長喊來。

「喂，送到救護隊去了嗎？」

「不成，政治委員同志，必須等到天黑。」

「到天黑他就沒命了，」政治委員轉過身去，表示談話已經完畢了。

五分鐘後兩個紅軍戰士在槍彈下彎着腰，抬着一動不動的副官的身體沿多草的野地向後方運去。

政治委員冷靜地望着他們。他無論對自己，對旁人都用同樣的尺度衡量危險。是要死人的——因為這是戰爭。可是勇敢的人死的可能性比較小。

兩個紅軍戰士沒有伏在地上，他們勇敢地走着。他們沒有忘記抬的是傷員。因此考爾涅夫相信他們一定會走到。

夜間，政治委員在回師部去時，順便上救護隊去了一下。

「喂，怎麼樣，治好了嗎？」他問外科醫生。

在考爾涅夫看來，在戰爭中，一切都可能，並且應當作得很快——無論是送報告，去進攻，或是醫治傷員。

當醫生對考爾涅夫說副官已經由於流血過多而犧牲了時，他驚奇地抬起眼睛。

「您曉得您說的是什麼話？」他低聲說，抓住醫生的佩帶，拉近自己。「兩個戰士在砲火下抬了兩俄里，爲的是救活他，可是您說——死了。他們抬他來是爲什麼的？」

關於在砲火下去取水一事考爾涅夫沒有提。

醫生聳了聳肩。

「並且，」政治委員發覺這一動作後補充說，「他是個勇敢的小伙子，他應該活下去。是的，是的，應該，」他氣冲冲地重複說。「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

於是，也沒有告別，就向汽車走去了。

醫生目送他走開。當然，政治委員不正確。照理說，他此刻講的是蠢話。但是他的話裏却有這種力量 and 信心，使醫生在這一剎那間竟覺得勇敢的人真不應該死，如果他們畢竟還是死了，那就是說，他的工作做得不好。

「胡說！」他大聲說，試圖擺脫這種奇怪的思想。

可是這種思想不肯離開他。他覺得好像看見兩個戰士在無邊無際的草原上運送傷員。

「米哈依爾·李沃維奇，」他突然對在外面台階上吸煙的助手說，像講一件早已決定的事情似的。「明天早晨必須在更靠近前沿的地方再設兩個包紮所，並且把醫生也派去……」

天亮時政治委員才回到師部。他心情不太好。他把工作人員叫來時，今天特別快地把他們派遣出去，臨走時給了他們幾句簡短的、大部分是抱怨性質的臨別贈言。這就是他的工作方法和策略。政治委員願意讓人含慍地離開他。他認為，人是萬能的，什麼都可以做到。他罵他們，但從來不因不可能做而罵他們，總是為着他們能够做而沒有做到罵他們。如果一個人做了很多事，政治委員就責難他沒有做的更多。當人們有些生氣時——會更好地去想。他喜歡把話講一半就停止，這樣使人只能了解到主要的問題。正因為這樣他使得全師人永遠感到有他在自己身旁。他與一個人在一起呆過一會兒以後，就竭力使那個人在下一次見面之前一直思索着。

早晨他接到了頭一天損失情況的報告。他在讀報告時就想起了那個外科醫生。當然，對這位有經驗的老醫生說他工作的不好，在他這方面說來那是不够恰當的；可是沒關係，沒關係，讓他去想吧，也許生氣時會想出什麼好東西來。他不後悔講過的話。最令人難過的是副官犧牲了。然而他不允許自己在這方面想很久。不然在這幾個月戰爭當中使他痛苦的太多了。他要等到戰後，在突然的死亡成為不幸或偶然的時候才回憶這些事。而目前

——死亡總是突然的。其他的死法現在是不會有的，應該習慣於這種事了。但他仍然很痛苦，不知爲什麼他非常冷淡地告訴參謀長說，他的副官犧牲了，需要再找一個。

第三個副官個子很小，是個淡黃頭髮和藍眼睛的小伙子，剛從學校畢業出來，頭一次上前綫。

在認識的頭一天，他得跟着政治委員一起到前面的一個營裏去，要走過秋天剛剛結凍的、經常有砲彈在爆炸的原野；在和政治委員並肩向前走時，他一步也沒落在政治委員後面。他在政治委員身旁走着：這是副官的職責。同時，他覺得這個高大而沉重的、走路不慌不忙的人是不可損傷的；和他在一起走，不會發生意外。

當砲彈開始爆炸的特別頻繁，並且知道敵人正在向他們開砲時，政治委員和副官開始不時地臥倒下來。

可是他們還沒躺好，近旁爆炸的濃煙還沒有消散時，政治委員就已經站起來，繼續向前走了。

「前進，前進，」他嘟囔着說，「我們在這兒沒什麼可等的。」

差不多快到戰壕邊上時他們被交叉射擊火力所攔阻住。一顆砲彈在前，另一顆在後面爆炸了。

政治委員站起來，抖掉身上的土。

「看到沒有，」他一面走，一面指着後面的小彈坑說，「剛才要是我們害怕，等着，那末砲彈正好落到我們身上。永遠應當更快地前進。」

「唔，要是我們走的再快一些，那……」副官沒有講完。向前面的彈坑擺了一下頭。「沒有的事，」政治委員說，「他們是對着我們打的——沒打到。如果我們已經走到前面——他們就會對那邊瞄準，還是打不到。」

副官不由自主地笑了笑：顯然，政治委員是在開玩笑。可是政治委員的面孔非常嚴肅。他是非常確定地說的。於是，對這個人的信仰，在戰爭中瞬息間產生而永遠存在下去的信仰抓住了副官。最後一百步，他和政治委員臂貼着臂緊靠在一起走着。

這就是他們第一次認識的情形。

過了一個星期。南方的道路有時結凍，有時又變得泥濘難行。

據說，後方基地已準備好了一批反攻的軍隊，但同時，這個人員越來越少的師團却仍然還在進行浴血的防禦戰。

這是一個南方的漆黑的秋夜。政治委員坐在掩蔽部裏，正把自己一雙滿是污泥的靴子往鐵爐子上近火的地方放。

今天早晨師長受傷很重。參謀長把一隻用黑布纏着的受傷的手放在桌子上，輕輕地用手指敲着桌子。他能够這樣作，使他很滿意：手指又開始聽他的話了。

「喂，好啊，您真固執，」顯然，他是在繼續一場中斷了的談話。「好吧，就說賀洛基林被打死是因為他怕死，可是將軍原是個勇敢的人啊——這您怎麼解釋呢？」

「不是原是，而是永遠是。所以他會活。」政治委員一面說，一面轉過身去，表示再沒什麼可談的了。

可是參謀長拉了拉他的袖子爲了不讓任何人聽見他的憂愁的話，小聲說：

「好吧，就算會活下去好了，他——雖然很危險，可是就算仍舊還能活好了。但是米龍諾夫沒活成，扎沃乞科夫沒活成，加夫里林柯夫也沒活成。他們犧牲了，他們原都是勇敢的人呀。您的理論怎樣來解釋呢？」

「我沒有什麼理論，」政治委員斷然說，「我只知道在同樣的情況下勇敢的人總比胆小鬼死的可能性小。如果您總是念念不忘那些勇敢而終於犧牲了的人們的名字，那是因爲胆小鬼死了以後，在埋葬之前就被人們忘記了，勇敢的人犧牲之後，人們還會記得他們，談論他們，記述他們。我們只記得勇敢人的名字。就是這樣。如果您把這一點叫做我的理論——隨您便。幫助人們不害怕的理論總是好的理論。」

副官走進掩蔽部。他的臉在這一個月裏晒黑了，而眼睛也顯得疲倦了。可是其他一切還都照舊，還是政治委員第一天看到他時那樣一個孩子。皮靴後跟「喀喀」一響，他報告道，他剛從半島回來，那裏一切正常，只是營長波拉克夫大尉受傷了。

「代替他的是誰？」政治委員問。

「五連的瓦西列夫中尉。」

「那末誰在五連裏呢？」

「一個曹長。」

政治委員想了一下。

「凍的很厲害嗎？」他問副官。

「老實說，是够冷的。」

「喝一杯燒酒罷。」

政治委員從壺裏篩出了半杯燒酒，中尉連大衣也沒脫，只是匆忙地解開鈕扣，一口氣把酒喝乾了。

「現在請您馬上回去，」政治委員說。「我很擔心，明白嗎？您應該在那裏，在半島上，作爲是我的眼睛。去吧。」

副官站起來。慢慢地扣上大衣扣子，就像一個願意在溫暖中再多呆一會兒的人那樣。可是扣好後，他再沒耽擱。爲了避免撞在門楣上，他彎腰走了出去，隨即消失在黑暗中了。門砰然關上了。

「好小伙子，」政治委員目送他出去之後說。「我相信這種人是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的。我相信他們是不會受傷的，他們也相信，子彈打不着我。這是最主要的。對不對，上校？」

參謀長慢慢地用手指敲着桌子。他是一個天生勇敢的人。他不喜歡給自己的或旁人的勇敢找出任何理論根據。可是現在他似乎覺得政治委員說的話是對的。

「對，」他說。

木柴在火爐裏噼噼啪啪地響着。政治委員伏在一張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睡着了，他兩手張開放在上面，好像要把上面劃着斜綫的土地全部都抓回來似的。

早晨，政治委員親自到半島上去了。後來他再也不喜歡回憶起這一天。夜間，希特勒匪徒突然在半島上登陸，在殘酷的戰鬥中前哨第五連全部犧牲了——全部，直到最後一個人。

這一整天，政治委員不得不做一個師政治委員實際上完全不必作的事。早晨他把身旁的人都召集起來，領導他們進行了三次衝擊。

剛上凍的沙地被彈坑掘起，染滿了血。德國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了。許多企圖游回原岸去的德國人淹死在嚴冬的冰水中。

政治委員扔掉已經不需要的，上面插着染滿了血的發黑的刺刀的步槍，繞半島走了一周。只有那些死人能向他敘述夜間這裏發生過的事。可是死人也善於講話的。在德國人的

死屍中間躺着犧牲了的五連的紅軍戰士。其中有些躺在戰壕裏，被刺刀戮死了，僵硬的手中緊握着打爛的步槍。另外一些沒能堅持下去的人，胡亂地倒在上了凍的、嚴冬的草原的開闊地上：他們想逃跑，在這裏被子彈追上了。政治委員環繞着寂靜無聲的戰場慢慢地走着，審視着犧牲者的姿勢，觀查他們的僵硬的面孔：他在猜測每個戰士在生命的最後幾分鐘是怎樣戰鬥的。甚至死亡也不能使他饒恕懦弱。如果可能，他真願意把勇敢的人和胆小鬼分開來埋葬。讓他們死後還像活着的時候一樣彼此不同。

他緊張地審視着這些尸體的面孔，尋找自己的副官。他的副官是不會逃跑的，也不會被俘，他一定在這些犧牲的人們當中。

最後在後面，距戰壕很遠的地方，政治委員找到了他。副官仰臥着，一隻手笨拙地彎在背下，另一隻臂伸着，手裏緊握着一支左輪手槍。制服的前胸凝結着血。

政治委員在他身旁站了很久，後來叫來一個軍官，命令他扯起副官的軍裝上衣，看看是什麼傷——子彈傷，還是刺刀傷。

他自己也上前檢視了一下，可是他那戰鬥時被手榴彈碎片炸傷的右手無力地掛在身旁。他生氣地看着自己那件齊肩截掉袖子的制服和染滿血的匆忙包紮起來的繃帶。與其說傷痛使他發火，倒不如說他受傷這件事激怒了他。他被認為是全師不會受傷的啊！傷勢很不湊巧，必須趕快治好，趕快忘掉。

那個軍官彎下腰去，扯起副官的制服，解開襯衣。

「刺刀傷，」他抬起頭來說，然後又彎下腰，在一湊近動也不動的身體上，俯伏了很長時間，足足有一分鐘。

當他站起來時，臉上現出驚異的神色。

「還在呼吸，」他說。

「呼吸？」

政治委員絲毫沒有表現出自己的激動。他還不曉得，是否應該爲這個居然還活着的人感到興奮。他躺在這距戰壕很遠的地方，他大概是逃跑了。可是，這總不對！不可能。他很少看錯人。

「來兩個人！」他簡短地命令道。「抬起來，盡快送到包紮所。也許還能活。」
隨即轉身沿着野地繼續往前走。

「活得了嗎？」——這個問題又和另一個問題混在一起了——在戰鬥中表現的怎樣，爲什麼會在大家的後面，在野地裏。後來，他終於不由自主地把兩個問題聯在一起了；如果一切都好，如果戰鬥得勇敢——那就活得了，一定能活得了。

一個月之後，副官從醫院回到師部，他面色蒼白而消瘦，可是仍然還是淡黃色頭髮和藍眼睛，像一個孩子，政治委員什麼也沒問他，只是一聲不響地伸出了沒有受傷的左手準

備握手。

「那天我沒有走到五連，」副官說，「被阻在渡口上了，還差一百步遠，就……」
「我知道，」政治委員打斷了他的話，「我全都知道，不用解釋。我知道你打的很好，你竟然活了下來我很高興。」

他羨慕地看了看受了致命傷後，過一個月重新又是活生生的、健康的孩子，接着向自己那條包着繃帶的手臂點點頭，憂鬱地說：

「我和上校已經不是你們那樣的年紀了。傷勢再過一個月也收不了口。他已經是第三個月了。我們就用這兩隻手來指揮這個師吧。他用右手，我用左手……」